

慎齋藏書

韓詩外傳

自五至六

口 12

2991

3

12
2991
8



韓詩外傳卷之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
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
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
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
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
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
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
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

古以詩書禮易春秋
樂書爲六經秦以來
樂書亡加周禮爲六經
馮扶永切依也託也
翊與職切翊翊敬也
大雅有馮有翼傳可馮



依以爲輔翼也

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

鄘風相鼠篇

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儀。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敬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已。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爲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民弗爲

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枉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已。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爲之者窮。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

人爲之爲一作用

一季。如此上有故字。無故曰之。故字較伯各切。小雅十月之交。

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爲之。巨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隣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

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

檢式也。淮南子主術訓。
主立法。先自爲檢。三儀表。
故令行于天下。

逢縫通

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爲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論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

疑一作據

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定於一朝之間。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

百一作千錯定間有字
每字字間作白
大雅文王
維新下有可謂白矣
四字文王上謂字

則凡一作以爲

大雅文王

一本思

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則凡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攷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

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慤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一本思作
異戚作幾
悵作長

傳曰以下一本合前意
爲是

大雅大明殷適殷之適
嗣也挾有也紂居天位
爲殷嗣乃使之不得挾
四方而有之

釋名成盛也

止一作正紂救律切音黜
同黜禮王制不孝者君紂

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爲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僭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止惡扶微。紂繆淪非。調和陰陽。

大雅棫樸

勉勉我王一作聖聖文

則一作首

大雅皇矣

詩外傳

六

順萬物之宜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反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信矣。

則一作以

大雅下武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

嘗一作棠

幾一作期
累一作果

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幾三年，累有越嘗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

詩外傳

卷之五

溢夷雙切音逸

大雅下武遐何通佐助也

高字一有而多子

大雅板板板反也卒書
卒一作奔痛病也

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
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
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
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
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
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
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
瘁。

充虛言食充虛飢

大雅反

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
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
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
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
足以益形。無置錫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
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
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
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
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

謀之博也。

灑所綺切音縱廣韻灑步也戰國策猶釋灑灑註草履也雋不疑傳灑履相迎註履不著跟曰灑跟音根說文足踵也鳥音昔古今注鳥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鳥詩幽風赤鳥几几傳鳥人君之盛履也釋名履其下曰鳥鳥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濕故楊其末下使乾腊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灑鳥視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湊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

孟子萬章下篇孔子亦獵較宋臣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

益一作損攝說文引持也前漢張耳陳餘傳吏嘗以過宮餘餘欲起耳攝使受宮

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較獵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過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囂頑無禮而肅敬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禍患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

穆音目廣韻和也詩大雅穆如清風箋和也又厚也清也

大雅板牖開明也

孚育也揚子方言鷄伏卵而未孚

大雅蕩謚信也

詩外傳

九

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不教而民化。其藹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謚。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喏一作諾

慧作忠
相觀一作眼觀

大雅蕩背後側傍
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喏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詩外傳

卷之五

咎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大雅蕩

榮一作榮

大雅蕩撥猶絕也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

大雅抑覺直大也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贊則肝切音讚。易說卦。幽贊于神明。註贊。明也。又書。臯陶謨。疏進習上古行事。贊成其辭。而言之。大雅抑周頌。豐年。丞進界。予洽倫也。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

大雅桑柔於鑠以下周頌酌

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

大雅崧高山大而高曰崧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幹蕃蔽也申伯宣王大雅江漢矢陳也

己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蜚。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鵲。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蜃。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蜚。蜚踞虛。其性非能蜚。蜚踞虛。將為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

大雅桑柔詩往作征
征以中垢未詳其義
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
垢汙穢也

中

大雅桑柔隧道也

與之為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出垢。闇行也。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名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大雅假樂

周一作調
臨一作覽

大雅烝民

大雅烝民

德也者。包天地之大。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序。臨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溼。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毅疾而神。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驪鳥

大雅召旻

詩外傳 十四
視不出閭而天下隨偕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

一本
兩以字下各有之字無
公賢之賢字
則一作以

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各本皆失設顯一段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爲三公。賢以爲諸侯。次則爲大夫。是所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

周頌執競簡簡大也
反反謹重也反覆也

夫一作大

士一作志

高頌長發

詩外傳

十五

上通頌聲之所以與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聖人養一性而御夫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士。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

曰正之曰似衍

大雅抑

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韓詩外傳卷之五終

韓詩外傳卷之六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解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解一作被

大雅抑朱傳無哲而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

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大雅抑

偷他候切苟且也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攷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

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已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為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

定古香切說文莧也
外為盜內為亢周
書寇攘莧亢
大雅抑訏大也謨謀也
猶圖也辰時告戒也
朱傳略

偷苟且也

大雅抑

駢俗駢字
音踰說文
駕二馬也

一本命於
作告於命
得上有君
字

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其庭甚閒。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

大雅抑。質成也。定也。
後度諸侯所守之
法度也。朱傳

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

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大雅柳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

大雅柳

疎一作殊

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

一本理作秉開口作言行

大雅抑僭差也賊害也朱傳廣一作確

大雅桑柔

大雅桑柔旅與旅同

詩夕傳 四
質也。仁以為質。義以為理。開口無不可以為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

眊莫報切音帽目不明也孟子眸子眊焉

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為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

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諡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飢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

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大雅桑柔朱傳谷窮也

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咎者秦繆公困於殽。疾

大雅瞻仰

此章出孟子告子下篇
文全異。僅有二間出而亦
文字有省。畧異同。

據五穀。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勾踐困于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

揖封以下孟子作王
豹處於淇而河西
善詭譎助處高唐
而齊右善歌華周
杞梁之妻善哭其夫
而變國俗下畧

孟子作不用賢則亡
削何可得與十字上

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咎者瓠巴鼓瑟而潛魚
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
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
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
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
于髡曰。不然。咎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
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
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
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

大雅瞻仰

執子入切草生多也
玉扁茅芽也集韻
諾叶切草不生也一
本作執音藝玉扁
種樹也左傳昭元年
不采藝注藝種也

大雅仰樂

汙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
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
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
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
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
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

小雅天保

大雅豳民

言外傳

八

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闕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飢寒而

大雅豳民

大雅豳民 朱傳若順

也順否猶臧否也

茅旌蓋楚國旌

褐一作禍

子一作之

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間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褐。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子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

詩小傳

卷之六

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杆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

大雅丞民

大雅丞民

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

怕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怕。子復曰：微怕而勇若怕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復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怕而勇若怕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怕。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復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復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

鞞同茵

也。揄雲俱切音子引

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怕曰：子也。子復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怕曰：子也。子復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怕曰：子也。子復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

衿渠巾加音芹
與謹同矛柄也

凌轢音陵歷漢灌
夫較轢宗室師古
曰謂踐踏也凌轢同
音又較轢車凌踐也
凌陵通陵轢也

此章出家語困誓
篇

言夕傳 十一
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衿而敵不侵
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
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
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
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
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
畏強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

我字家語作夫上屬
子作予若作汝似是
逸詩

大雅洞酌

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
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
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
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
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
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
逮也殖盡於已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
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

兼包一作能改

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纓三年。爲君亦服斬纓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

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大雅常武猷道允信
塞實也 朱傳

僨音奮左傳僨十
五年陰血周作張脈
僨興注僨動也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
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
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
不僨。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
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
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管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
興師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

使其之間恐脫一字

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
天助之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
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
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
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
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
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如是。則
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

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闇。如雷擊之。如墻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謹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

灼音酌。熟也。燒也。

小雅召旻

猶一作由

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殄我飢饉。民卒流亡。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

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韓詩外傳卷之六終

